

前言
後語

彭國梁 著
岳麓書社

前言後語

彭国梁 长沙·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前言后语 / 彭国梁 著 . -- 长沙 : 岳麓书社 ,
2014.1

ISBN 978-7-80761-859-1

I . ①前… II . ①彭… III . ①序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1605 号

前言后语

彭国梁 著

责任编辑 杨云辉

美术编辑 吴光前

责任印制 王瑞松

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

(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邮政编码 410006)

(网址 : <http://www.yueluhistory.com>)

印 刷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 5.5

字 数 89 千

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,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61-859-1
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《长沙沙水水无沙》序	1
《书虫日记》序	9
《书虫日记二集》序	12
《书虫日记三集》序	15
《书虫日记四集》序	19
《百人闲说·书之趣》后记	23
《百人闲说·茶之趣》后记	27
《百人闲说·病之趣》后记	31
《百人闲说·性之趣》后记	35
《百人小品·酒之趣》后记	39
《百人小品·烟之趣》后记	44
《百人小品·钱之趣》后记	50
《百人小品·食之趣》后记	56
《感激从前》后记	62
《我们的端午》后记	68
《我们的中秋》后记	72
《我们的春节》后记	80
《我们的元宵》后记	86
《我们的中元节》后记	94

《我们的清明》后记	102
《我们的七夕》后记	109
《我们的重阳》后记	118
《跟大师开个玩笑》后记	124
《名作家的画·外国卷》后记	130
《名作家的画·中国卷》后记	140
《繁华的背影》后记	150
《中秋》后记	154
《世界文学史上最美的诗歌》后记	158
《近楼，书更香》后记	163
后记	166

《长沙沙水水无沙》序

一位朋友，每次出差归来，一出黄花机场，便发感叹：“终于回来了，还是长沙好啊！”或问：“哪里好？”他说：“先不讲别的，你往窗外看看，连空气都是绿的；你再闻闻，这种长沙味道的香，都是天然氧吧里飘出来的。”也许，这位朋友落入了那种“人人都说家乡好”的俗套，但他所说的“绿”却是一点都没夸张，长沙目前的植被覆盖率在全国无疑地名列前茅。

长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便是将“山、水、洲、城”四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。山：岳麓山。水：湘江。洲：水陆洲，又名橘洲。城，一座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。有研究城市的专家评价，在中国的城市中，能将山、水、洲、城这四个字融合得如此之完美的，非长沙莫属。

长沙的马王堆汉墓，真是奇迹。一个在地

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老太太，其安祥的睡态仿佛她昨天刚刚闭眼，而今随时都会醒来。用手按一按，所有的肌肤都有弹性。从这座汉墓中出土的文物之丰富之珍贵，是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。看看那彩绘帛画、那朱红罗绮绵袍、那素纱禅衣，那绢裙，再看看那云纹漆钟、凤纹漆盒、彩绘陶钫、以及长方形粉彩漆奁；还有帛书《老子》、帛书《周易》、帛书《十六经》、还有乐器，还有赌具，还有农产品，还有中草药，还有还有，整整一座湖南省博物馆，全因了“马王堆汉墓”，方才占有了在当今世界无可取代的位置。

一九九六年，长沙走马楼发掘出了十万余枚三国吴简，这比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现的简牍的总和还要多。经过十余年来的整理，发现这批吴简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五大类，即券书、官府文书、户籍、名刺及帐籍。涉及赋税、黄簿民籍、仓库管理、钱粮出入、军民屯田、往来书信诸多方面。据专家介绍，以往出土的简牍之中，有关三国记载的非常之少，因为三国战事频仍，史料的毁坏自然相当严重，因此，“长

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，弥补了文献史料之不足，对于研究三国时期东吴的社会经济、政治制度、简册制度、职官沿革、历史地理、法律、书法艺术等，提供了书籍所缺佚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。”为了让数量如此巨大的“历史信息”得到珍藏和便于研究，长沙市天心阁的附近便新添了一座造型古朴的“简牍博物馆。”

在阿拉伯沿海，有一个勿里洞岛。一九九八年的某月某日，“有一位渔夫到勿里洞岛去采掘海参，无意之中脚被一堆瓷器碰到了，或者说，是他的脚鬼使神差地踩到了一堆瓷器。好了，渔夫脚就这么一踩，便踩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。”这事件便是轰动世界的“黑石号沉船”被打捞了出来。这只船从中国的唐朝驶来，在勿里洞岛附近的海底打了个盹，醒来海水依然蔚蓝着，而船上的六万七千余件宝贝，件件都成了难以估价的历史文物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六万七千余件宝贝中，居然有五万六千五百余件系长沙铜官窑中的瓷器。据三十多年来一直沉迷于长沙窑研究的萧湘先生说：长沙窑在中国的陶瓷史上，至少有四点是

很值得一提的。其一：长沙窑是中国釉下彩瓷的发源地；其二，长沙窑也是中国瓷器上出现铜红釉彩的发祥地；其三，用诗书画同时装饰瓷器的，长沙窑可称得上中国第一窑；其四，在中国所有的外销瓷中，以诗书画同时装饰的，长沙窑依然可称为中国第一窑。就是这位萧湘先生，他还出版了一本书，叫《唐诗的弃儿》，该书收录了长沙窑瓷器上的诗一百多首。这一百多首“唐诗的弃儿”现在都已收入到中华书局重版的《全唐诗》之中去了，也算是有了一种大团圆的结局。

中国有四大名绣，长沙的湘绣便是一绣。

中国有四大名亭，长沙的爱晚亭便是一亭。

中国有四大书院，长沙的岳麓书院稳列榜首。

中国有八大菜系，长沙的湘菜位居其中。

长沙是屈、贾之乡。一年一度的端午节，便是为了纪念在汨罗江为深爱着的祖国而纵身一跃的屈原。长沙的岳麓山下，曾有屈子祠，毁灭于抗战期间。“屈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。”这是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的名句。贾太傅寺位于长沙太平街，二千多年来，时毁时建。现在

的贾谊古宅，比起秋瑾女士当年游玩时的“贾傅宅”来，自然是有模有样得多了。

长沙有个朱张渡。中国理学的鼎盛时期，便是朱熹和张栻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来回讲座的时期。

曾国藩等在长沙创立湘军，让行将灭亡的晚清又苟延残喘了好多年。

长沙。长沙。长沙。长沙是永远都说不完的。

当我接受了王稼句和薛冰二兄的重托，拟写这本与长沙文化相关的书后，我就想，我决不从“宏大叙事”入手，我得把口子尽量地开得小一些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时我的脑子里忽然冒出来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表在湖南《群众艺术》上的一则“莲花闹”，名为《新旧南门口》，作者是李子科。其中有一段：“提起过去的南门口，冒事莫往那里走。几条小小麻石街，破烂摊子两边排。偷扒拐骗无人管，乌烟瘴气真混乱。茶楼酒店把门开，桌子摆到街上来。人又多，路又窄，清早挤得到断黑。劳动人民难谋生，恶棍把头成了群。反动党团十多个，地痞流氓当头目。城南镇上杨明虎，就是

一只坐山虎。后背站着都森严，群众称为南霸天。西湖党，他为头，南门抓在他手头。手下党徒百多个，都是一班教脑壳。”莲花闹很长，说的都是民国时期长沙城里的故事。

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长沙。人物。有名的人物。人物太多，那就写与文学相关的人物。秋瑾、叶德辉、谢冰莹、郭沫若、田汉、王鲁彦、赵景深、林徽因、严怪愚等等。有的本就是长沙人，有的是某个时段在长沙。他们有文章留下来，有深深浅浅的足迹，有这样那样的传说。长沙因此而生动，而有着人文的气息。忽然又想起郭嵩焘的一幅从湘潭至武汉的“路程联”：

湘潭开船望昭山、兴马、鹅洲、白水湾、
枯石、猴（子）石、南湖巷、西湖桥上石栏杆；

长沙一站到铜官、鸭栏、茅埠、石头关、
嘉鱼、排洲、金口驿、黄鹤楼中吹玉笛。

长沙在湘潭和武汉之间，猴子石、南湖巷、西湖桥、铜官等都是长沙的大地名。还有一幅非常有趣的长沙街名联：

东牌楼、西牌楼、红牌楼、木牌楼，东西
红木四牌楼、楼头走马；

南正街、北正街、府正街、县正街，南北府县都正街、街上登龙（隆）。

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学名人与长沙的地域文化相结合，尽量地钩沉出一些新的史料，对，就这么着。于是，我这《长沙沙水水无沙》便有了现在的规模。

怎么会想起用“长沙沙水水无沙”作书名呢？一是该套城市文化丛书有着统一的体例，都是七字书名。其二，长沙白沙井有一名联：“常德德山山有德，长沙沙水水无沙。”湖南有“三湘四水”之称，四水大都知道：湘、资、沅、澧。而三湘，能准确说出来的就不多了。其实，清代的经学家、教育家王文清的《湘水记》，开篇便是：“潇湘、蒸湘、沅湘，三水皆纬流，而经之者湘水也。湘源出阳朔，至永州，潇水如焉，曰潇湘；至衡州、蒸水来会，曰蒸湘；卒与沅水合于沅江曰沅湘。此三湘之所由名也。”

长沙，有一条湘江从城中穿过，这实在是长沙城的福。湘江让整个的长沙古城都富有了灵气和智慧。长沙前几任政府描绘长沙的远景：一江两岸、西文东市、六桥三环。现在湘江上

的六座大桥一座比一座巍峨，三条绕城环线也已畅通无阻。因此，我以为，用“长沙沙水水无沙”七字作书名，无论身在何处的长沙人见了都会感到亲切的。当然，我更希望更多的非长沙人都来喝一喝长沙水。喝了长沙水，其前程无量是肯定的。我们通常说：南下、北上。而湘江水是向北流的。你想想，长沙的水都是向上流的，那长沙城怎么不会永远地充满着生气和活力？

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于长沙近楼

《书虫日记》序

我的二零零五年，真的是很值得回忆和说道的一年。

丰子恺先生在一九三五年曾画过一幅题为《钻研》的漫画，一黑一白两本大书中，钻进钻出的都是书虫。我怎么看都觉得，其中的某一条就是我。这一年，闲置了好几年的一楼终于变成了我想象中的书房。至此，从一楼到四楼就都有书房了。此时，若有人将我这“近楼”称之为书楼，似乎也就名实相符了。我兴奋。我将楼上楼下的书重新地进行排列组合。汗流浹背着。晨昏颠倒着。一次一次，我在去书店的路上或从书店回家的路上颠簸着。这一年，我除了元月三号到过一次邻近的湘阴，我连半步都没迈出过长沙。这一年，我除了编书写书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逛书店。以买了书为准，

这一年我共逛书店一百四十多次。每次买书，我都一笔一笔地记着帐，这一年，我买书花去了四万多元。这个数字，让我自己都大吃一惊。于是，我只好用郁达夫先生《自况》中的“绝交流俗因耽懒，出卖文章为买书”来安慰自己了。

本来，我是不大习惯写日记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曾在弘征先生主编的《青春诗历》上写过两三年寥寥数语的日记，那是因为一九八八年的“诗历”上选有我的诗。然后，不知怎么就断了。一断就是十四、五年。直到二零零五年，因为山东自牧、于晓明等主编《日记杂志》，特邀我加盟他们策划的元月一日至十五日的《半月日谱》专号，我才又慎而重之地买了一个精美的日记本，一五一十地写了起来。《半月日谱》完稿后，意犹未尽。好像每天晚上不写上几句，就欠了什么，就有些睡不安稳。那就写吧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或三言两语，或啰里巴嗦。流水帐有之，心情感悟亦有之。记书帐是向鲁迅学的，但对所买之书却又记之不详。日记，不像平时的文章那么讲究。轻松而又随意。总之，写着写着，就感到

这写日记原来是一件很好玩的事。

既然趣在其中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

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於长沙近楼

《书虫日记二集》序

《开卷文丛》第三辑有我一本《书虫日记》，出版后，没想到受到了众多书友的欢迎。于是，也就顺理成章地想着要“发扬光大”了。《书虫日记》是二零零五年一年读书淘书编书写书等等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，这一本《书虫日记二集》呢？则是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两年的所记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《书虫日记》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不缺；而《书虫日记二集》则有所取舍。取的是与书人书事相关的方方面面；舍的是平平常常的吃喝玩乐。

这里所说的取舍，当然也是相对的。生活是多姿多彩的。书痴也好，书虫也罢，甚或是有些高雅的“书爱家”，日子中谁都是免不了要吃喝拉撒的。就是到了鲁迅他老人家那个德高望重的份上，也是要经常地“洗脚”什么的。